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大學衍義補卷九十三 九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秦瀛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錄貢生臣戈廷模

大學衍義補卷九十三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備規制

歷象之法下

揚子或問渾天曰落下閎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幾乎幾近也莫之能違也請問蓋天曰蓋哉蓋哉應

難未幾也

李軌曰幾近也落下閎為武帝經營之鮮于妄人為武帝筭度之耿壽昌為宣帝考象之言乎近其理矣談天者無能違也再言蓋哉者應難以事未有近其理也

朱熹曰渾天儀古必有其法遭秦而滅至漢武帝時落下閎始經營之鮮于妄人又量度之至宣帝時耿壽昌始鑄銅而為之象宋錢樂又鑄銅作渾天儀衡

長八尺孔徑一寸璣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強轉而望之以知日月星辰之所在即璿璣玉衡之遺法也歷代以來其法漸密宋朝因之為儀三重其在外曰六合儀平置黒單環上刻十二辰八干四隅在地之位以凖地面而定四方側立黒雙環背刻去極度數以中分天脊直跨地上使其半入地下而結於其子午以為天經斜倚赤單環背刻赤道度數以平分天腹横繞天經亦使半出地上半入地下而結於其卯

西以為天緯三環表裏相結不動其天經之環則南北二極皆為圓軸虛中而內向以挈三辰四游之環以其上下四方於是可考故曰六合次其內曰三辰儀側立黑雙環亦刻去極度數外貫天經之軸內挈黄赤二道其赤道則為赤單環外依天緯亦刻宿度而結於黑雙環之卯酉其黄道則為黄單環亦刻宿度而又斜倚於赤道之腹以交結於卯酉而半入其內以為春分後之日軌半出其外以為秋分後之日

軌又為白單環以承其交使不傾墊下設機輪以水激之使其日夜隨天東西運轉以象天行以其日月星辰於是可考故曰三辰其最在内者曰四游儀亦為黒雙環如三辰儀之制以貫天經之軸其環之内則兩面當中各施直距外指兩軸而當其要平聲中之内面又為小竅以受玉衡要中之小軸使衡既得隨環東西運轉又可隨處南北低昂以待占候者之仰窺焉以其東西南北無不周偏故曰四游此其法之

大略也

沈括曰舊法規環一面刻周天度一面加銀釘蓋以夜候天晦不可目察則以手切之也古人有璿飾璣疑亦為此今太史局秘書省銅儀制極精緻亦以銅釘為之

臣按自落下閎造渾天之後魏晉以來率因之以為儀至宋朝熙寧沈括之儀宣和璣衡之制始詳密精緻有出於淳風令瓚之表者靖康之亂儀象

之器盡歸於金元人襲用金舊而規環不協難復施用於是郭守敬乃創為簡儀仰儀及諸儀表其說以謂昔人以管窺天宿度餘分約為大半少未得其的乃用二綫推測於餘分纖微皆有可考而又當時四海測實之所凡二十有七東極高麗西極滇池南踰朱崖北盡鐵勒皆古人所未及為者其法俱載元史而其儀表至今遵用之夫自堯歷象之後而有舜之璣衡所

謂璣衡蓋堯之象也舜璣衡之後而有漢之渾天儀象所謂儀象蓋舜之璣衡也後世加以六合三辰四游愈精愈密然歷代相因千載相承未嘗有改也而改之始自於此蓋天欲啟中國文明之治必豫生知巧之人於數千載之前而創為一代觀天之器以待聖人之生夫豈偶然之故哉

史記太史公曰神農以前尚矣蓋黄帝考定星歷建立

五行起消息正閏餘於是有天地神祇物類之官是謂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嘉穀也民以物享災禍不生所求不匱少皡氏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擾不可放依也物禍災荐至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故二官咸廢所職而閏餘乖次孟陬殄滅攝提無紀歷

數失序堯復遂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而立羲和之官明時正度則陰陽調風雨節茂氣至居無夭疫年耆禪舜申戒文祖云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繇是觀之王者所重也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蓋三王之正若循環窮則反本天下有道則不失紀序無道則正朔不行於諸侯幽厲之後周室微陪臣執政史不記時君不告朔故疇人子弟分散或在諸夏或在夷狄是以其

疇世世相傳為疇

機祥廢而不統周襄王二十六年閏三月而春秋非之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邪音余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邪於終事則不悖其後戰國竝爭在於彊國禽敵救急解紛而已豈遑念斯哉是時獨有鄒衍明於五德之傳而散消息之分以顯諸侯而亦因秦滅六國亦頗推五勝而自以為獲水德之瑞而正以十月色上黑然歷度閏餘未能睹其真也漢興髙祖曰北畤待我而起亦自

以為獲水德之瑞雖明習歷及張蒼等咸以為然孝文時魯人公孫臣言漢土德宜更元改正朔易服色當有瑞黄龍見事下丞相張蒼蒼亦學律歷以為非是罷之今上謂武帝即位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而巴落下閎運算轉歷然後日辰之度與夏正同乃改元更官號因詔御史曰乃者有司言星度之未定也廣延宣問以理星度未能詹當作校讐之讐也葢聞昔者黄帝合而不死名察度驗定清濁起五部五行也建氣物分數然葢尚矣書缺

樂弛朕甚閔焉朕惟未能循明也紬績日分率應水德之勝今日順夏至（夏當作冬）黃鐘為宮林鐘為徵太蔟為商南呂為羽姑洗為角自是以後氣復正羽聲復清名復正變以至子日當冬至則陰陽離合之道行焉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已詹其更以七年為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歲在甲）攝提格（在寅）月名畢聚（音陬）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

臣按太史公推原作歷之始謂神農以前尚矣黃

帝始考定星歴蓋是時始有歴也且引堯禪舜之言曰天之歴數在爾躬蓋見人君繼天而為之子則必推明上天所懸之象所行之度其責任在乎君之身不可忽也人君知其任之在已既以中道自待又必齊七政建五行立四時以示天下之臣民使之知氣候之早晚時序之先後順時以興作寢息焉下之人奉君之令而不敢違天之時故天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災禍不生而天禄有永矣自

堯舜以後以至於三代歷數相傳莫不明時正度以承天意而不敢失其紀序是則有道之世也惟夫昏君庸主不畏天命而失其紀序史不紀時君不告朔臣不共其命諸侯不遵其軌是以其君不克終而禍亂作矣繇是觀之則知治歷明時其有關於治亂之大如此承上天之歷數而受其任於躬者其可忽諸其可忽諸

漢志云漢興張蒼首律歷事孝武帝時樂官考正至元

始中徵天下通知鐘律者百餘人使羲和劉歆典領條奏之參伍以變錯綜其數稽之於古今效之於氣物和之於心耳考之於經傳咸得其實靡不恊同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所以筭數事物順性命之理也夫推歷生律制器規圜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嘉量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莫不用焉陰陽之施化萬物之終始既類族於律吕又經歷於日辰而變化之情可見矣玉衡杓建天之綱也日月初躔星之紀也綱紀之交以元始造設合樂用

焉

臣按漢晉隋書志皆兼律歴律者作樂之法歴者測候之書其事若無關涉者自太史公言律必兼歴而後世宗之何以見其然哉朱子曰今治歴家用律吕候氣其法最精氣之至也分寸不差蓋此氣都在地中透上來如十一月冬至黄鐘管距地九寸以葭灰實其中至之日氣至灰去晷刻不差繇是推之可見古人作樂必推歴以生律而其測

候也亦必恊律以定歴二者相資以為用可相有

而不可相無也

又云漢興方綱紀大基庶事草創襲秦正朔以張蒼言

用顓頊歴比於六歴疏闊中最為微近然正朔服色未

覩其真而朔晦月見弦望滿虧多非是至武帝元封七

年漢興百二歲矣大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令司馬

遷等言歴紀壞廢宜改正朔是時御史大夫兒寛明經

術上迺詔寛曰與博士共議今宜何以為正朔服色何

上寛與博士賜等議皆曰帝王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於天也創業變改制不相復推傳序文則今夏時也臣愚以為三統之制後聖復前聖者二代在前也今二代之統絶而不序矣唯陛下發聖德宣考天地四時之極則順隂陽以定大明之制為萬世則遂下詔以七年為元年遂詔卿遂遷與侍郎尊人名大典星官名射姓人名姓等議造漢厯迺定東西立晷儀下漏刻以追二十八宿相距於四方舉終以定晦朔分至躔離弦望迺以

前代上元太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太歲在子已得太初本星度新正姓等奏不能為筭願募治歷者更造密度各自增減以造漢太初歷廼選治歷鄧平及長樂司馬可酒泉候宜君侍郎尊及與民間治歷者凡二十餘人方士唐都巴郡落下閎與焉都分天部而閎運筭轉歷其法以律起歷曰律容一龠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與長相終律長九寸百

七十一分而終復三復而得甲子夫律陰陽九六爻象所從出也故黄鐘紀元氣之謂律律法也莫不取法焉與鄧平所治同於是皆觀新星度日月行更以推筭如閎平法法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先藉半日名曰陽歴不藉名曰陰歴所謂陽歴者先朔月生陰歴者朔而後月迺生平曰陽歴朔皆先旦月生以朝諸侯王羣臣便迺詔遷用鄧平所造八十一分律歴罷廢尤疏逺者十七家復使校歴律昏明宦者淳于

陵渠復覆太初歷晦朔弦望皆最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陵渠奏狀遂用鄧平歷以平為太史丞

臣按先儒謂深於律歷之術而作為律歷之書志自漢而下太史公一人而已葢司馬氏世為太史故其於歷法也非徒能言之葢有所授受也說者謂司馬氏律歷書即太初歷法也司馬氏嘗言六律為萬事根本故太初歷法皆本於律先儒謂落下閎筭法其法以律起歷曰律容一龠積八十一

寸則一日之分也是知黄鐘之律容一龠長九寸九九八十一則為八十一分漢厯統母日法則本諸此也唐志亦曰漢造厯始以八十一分為統母其數起於黄鐘之龠其法一本於律所謂本於律者蓋謂以律之數起厯司馬氏分律厯為二書劉歆合而為一而班固因之以為志豈無意哉今觀班固述司馬氏之言以為志其閒有曰史官喪紀疇人子弟分散解者謂家業世世相傳為疇則知

星歴之學必須世業明矣又曰是時御史大夫兒寛明經術上乃詔寛與博士共議則知治歴明時必須儒者不宜專任技術明矣又曰姓等奏不能為筭願募治歴者更造密度則知明歴之官必須通筭術者又明矣此三事者可以為後世治歴者之節度

後漢志曰天之動也一晝一夜而運過周星從天而西日違天而東日之所行與運周在天成度在歴成日居

以列宿終於四七受以甲乙終于六旬日月相推日舒月速當其同謂之合朔舒先速後近一遠三謂之弦相與為衡分天之中謂之望以速及舒光盡體伏謂之晦晦朔合離斗建移辰謂之日月之術則有冬有夏冬夏之間則有春有秋是故日行北陸謂之冬西陸謂之春南陸謂之夏東陸謂之秋日道發南去極彌遠其景彌長遠長乃極冬乃至焉日道斂北去極彌近其景彌短近短乃極夏乃至焉二至之中道齊景正春秋分焉日

周于天一寒一暑四時備成萬物畢改攝提遷次青龍
移辰謂之歲歲首至也月首朔也至朔同日謂之章同
在日首謂之蔀蔀終六旬謂之紀歲朔又復謂之元是
故日以實之月以閏之時以分之歲以周之章以明之
蔀以部之紀以記之元以原之然後雖有變化萬殊贏
朒無方莫不結系於此而稟正焉

臣按自古造歷者必先立元自黄帝調歷起辛卯
顓頊用乙卯虞用戊午夏用丙寅殷用甲寅周用

丁巳魯用庚子秦用乙卯漢太初用丁丑三統用庚戌四分用庚辰史謂四分歷元上得庚申有近於緯同於緯則或不得於天歷之廢興以疏密課固不主於元也夫孟子謂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朱子謂必言日至者造歷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歷元也歐陽氏亦謂歷家之説雖世多不同而未始不本於此史謂歷之廢興以疏密課蓋以歷

之終言也若推原其始不本於元何所造端乎是以黄帝以來立元雖若不同而皆準度於甲子也然則歴烏可無元乎但其假託以同於纖緯則不可耳先儒有言歴元止據目前考驗無證其術失之淺上推開闢冥測鴻濛其術近乎迂必也用太史公三紀大備之法范史紀元之目推上元甲子四千五百餘年則其時不遠不近矣

蔡邕天文志曰言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

三曰渾天宣夜之學絶無師說周髀數術具在考驗天象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惟渾天者近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立八尺圓體之度而具天地之形以正黄道以察發斂以行日月以步五緯精微深妙萬世不易之道也

虞喜曰宣明也夜幽也幽明之數其術兼之故曰宣夜但絶無師說不知其狀如何周髀之術以為天似覆盆蓋以斗極為中中高而四邊下日月旁行繞之

日近而見之為晝日遠而不見為夜渾天者以為地在其中天周其外日月初登於天後入於地晝則日在地上夜則日入地下

王蕃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天包地外地猶卵之裏黄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術以為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者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

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為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其南北極持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回轉

臣按璣衡之象或謂起於宓羲或謂作於帝嚳或者又云乃羲和舊器非舜創為也馬融謂上天之

體不可測知天之事者惟有璣衡一事璣衡即今之渾天儀也王蕃之論亦謂渾儀之制置天梁地平以定天體為四游以綴赤道者此謂璣也置望筩橫簫於儀中以窺七曜之行而知其躔離之次者此謂衡也若六合儀三辰儀四游儀竝列為三重者李淳風所作而黄道儀者一行所增也始張衡祖落下閎耿壽昌之法別為渾象寘輪密室以漏水轉之以合璿璣所加星度則渾象本別為一

器唐李淳風梁令瓚祖之始與渾儀並用宋沈括
所上渾天之儀載在宋史者其為論精密有志於
衍古儀象者可考也
唐志曰歴法尚矣自堯命羲和歴象日月星辰以閏月
定四時成歳其事略見于書而夏商周以三統改正朔
為歴固已不同而其法不傳至漢造歴始以八十一分
為統母其數起於黄鐘之龠蓋其法一本於律矣其後
劉歆又以春秋易象推合其數蓋傅會之説也至唐一

行始專用大衍之策則歷述又本於易矣蓋歷起於數數者自然之用也其用無窮而無所不通以之於律於易皆可以合也然其要在於候天地之氣以知四時寒暑而仰察天日月星之行運以相參合而已然四時寒暑無形而運於下天日月星有象而見於上二者常動而不息一有一無出入升降或遲或疾不相為謀其久而不能無差忒者勢使之然也故為歷者其始未嘗不精密而其後多踈而不合亦理之自然也不合則屢變其

法以求之自堯舜三代以來歷未嘗同也唐自太初至麟德歷二十三家與天雖近而未密也至一行密矣其倚數立法固無以易也後世雖有改作者亦依倣而已朱熹曰古人歷法疎闊而差少今歷法愈密而愈差界限愈密則差數愈遠何故以界限愈密而蹾越多也其差則一而古今歷法疎密不同故爾看來都只是不曾推得定只是移來輳合天之運行所以當年合得不差明後年便差元不會推得天運定只是旋

將歷去合那天之行不及則添些過則減些以合之所以一二年又差如唐一行大衍歷當時最謂精密只一二年後便差

臣按熹又謂古之歷書必有一定之法而今亡矣三代而下造歷者紛紛莫有定議愈精愈密而愈多差繇不得古人一定之法也嗟乎古人一定之法不可得而見矣得見推移增減以合天運如一行者亦可以隨時救失而不至於界限密而踰越

多矣

五代史司天掌日月星辰之象周天一歲四時二十四氣七十二候行十日十二辰以為歷而謹察其變者以為占占者非常之兆也以驗吉凶以求天意以覺人事其術藏於有司歷者有常之數也以推寒暑以先天道以勉人事其法信於天下術有時而用法不可一日而差差之毫釐則亂天人之序乖百事之時蓋有國之所重也後世其學一出於陰陽之家其事則重其學則末

夫天人之際遠哉微矣而使一藝之士布筭積分上求數千萬歲之前必得甲子朔旦夜半冬至而日月五星皆會於子謂之上元以為歷始蓋自漢而後其說始詳見於世其源流所自止於如此是果堯舜三代之法歟皆不可得而考矣然自是以來歷家之術雖世多不同而未始不本於此

臣按歐陽脩謂差之毫釐則亂天人之序乖百事之時有國者所重在乎歷是以堯舜之治莫不以

是為先務命官治歷恒先事而為之備惟恐其或

至於差也

宋志宋興百餘年司天數改歷其說曰歷者歲之積歲者月之積月者日之積日者分之積又推餘分置閏以定四時非博學妙思弗能考也夫天體之運星辰之動未始有窮而度以一法是以久則差差則敝而不可用歷之所以數改造也物銖銖而較之至石必差况於無形之數哉

臣按自古帝王必先正歴象將以前民用授人時也夫聖人之治其於天地之理隂陽五行之運日月星辰之紀考驗推測無有不盡立法倚數固宜歴萬世而無忒往往傳之稍久其應輙差何哉蓋天地之數其妙有不可測者常在於秒忽毫釐之際而其象與氣推移嬴縮亦有時而不齊故雖聖智不能盡窮焉積之歲月則歴之不能無差理固然也聖人不能使歴之無差然嘗因其差而正之

謹按先儒程氏有言歷象之法大抵主於日日一事正則其他皆可推落下閎之作歷言數百年後當差一日何承天以其差遂立歲差法其差後亦不定獨邵堯夫立差法冠絶古今却於日月交感之際以隂陽虧盈求之遂不差朱子亦曰歷不能無差今之學歷者但知歷法不知歷理能不筭者落下閎也能推步者甘公石公也落下閎等但知歷法揚雄知歷法又知歷理

國家承用勝國之歷乃許衡郭守敬等所訂定者也今歷年踰二百矣不能以不差方今以經術取士豈無能通歷學如衡與守敬者乎請於歷官疇人之外別加詢訪委注必有能明歷理之揚子雲善立差法之邵堯夫者出焉以為聖

朝了此一大事

元志曰明時治歷自黄帝堯舜與三代之盛王莫不重之去古既遠其法不詳然原其要不過隨時考驗以合

於天而已漢劉歆作三統歷始立積年日法以為推步之凖後世因之歷唐而宋其更元改法者凡數十家豈故相為乖異哉蓋天有不齊之運而歷為一定之法所以既久而不能不差既差則不可不改也元至元十三年平宋詔許衡王恂郭守敬改治新歷乃與南北日官參考累代歷法復測候日月星辰消息運行之變參別同異酌取中數以為歷本十七年歷成賜名曰授時歷尋詔李謙為歷議發明新歷順天求合之徵考證前代

人為附會之失誠可以貽之永久自古及今其推驗之精蓋未有出於此者也

臣按古今歷法至於元郭守敬可謂度越千古矣參以古制創立新法所謂類其同而知其中辨其異而知其變其授時歷雖漢太初唐大衍皆莫有過焉者也其所以度越前人者非虛言也蓋以今歷與古歷相較比而其疎密自見也其說曰上能合於數百載之前則下可以行之永久此前人定

說古稱善治歷者若宋何承天隋劉焯唐傅仁均
僧一行之流最為傑出今以其歷與至元庚辰冬
至氣應相較未有不舛戾者而以新歷上推往古
無不脗合又曰自春秋獻公以來凡二千一百六
十餘年用大衍宣明紀元統天大明授時六歷推
筭冬至凡四十九事大衍歷合者三十二不合者
十七宣明歷合者二十六不合者二十三紀元歷
合者三十五不合者十四統天歷合者三十八不

合者十一大明歴合者三十四不合者十五授時歴合者三十九不合者十事以前代諸歴校之授時為密嗟乎數往所以知來攷古所以驗今今授時歴上而求之千載之前既無不合則下而推之千載之下其必不忒可知矣雖然天時不齊不齊則不能以皆同不同而更元立法以同之隨時考驗以合於天不能無望於今日之許平仲郭守敬焉然則更元立法隨時考驗果何從而致力耶杜

預曰治厯者當順天以求合非為合以驗天蔡邕曰以籌筭為本以天文為驗筭之既積驗之皆合則在人之天審而在天之天定矣

以上厯象之法臣按洪武中刻漏博士元統言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厯隨時修改以合天道我朝承運以来厯雖以大統為名而積分猶授時之數授時厯法以元至元辛巳為厯元至今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年以厯法推之得三億七

千六百一十九萬九千七百七十五分經云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每嵗差一分五十秒辛巳至今年逺數盈漸差天度擬合修改今以洪武甲子嵗前冬至爲大統厯元推演得授時厯辛巳閏準分二十萬二千五十分洪武甲子閏準分一十八萬二千七十分一十八秒授時厯氣準分五十五萬六百分洪武甲子氣準分五十五萬三百七十五分授時厯辛巳轉準分一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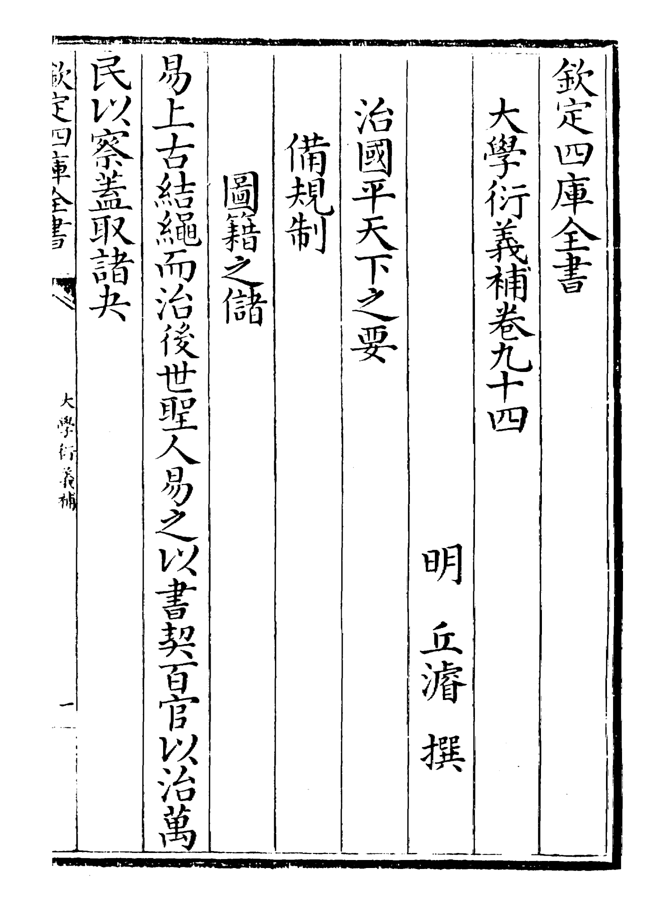
三萬二百五分洪武甲子轉准分二十萬九千六百九十分授時歷辛巳交准分二十六萬三百八十八分洪武甲子交准分一十一萬五千一百五分八秒當元統上言時歲在甲子也已云年遠數盈漸差天度矧今又歷一甲子而過其半其年愈遠其數愈多其所差者當益甚也臣愚以為歷者國家之大事所以膺在躬之數承上天之託以敬天道以授人時者端有在于

此臣請詔求天下通星歷之學如郭守敬者以任考驗之責明天人之理如許衡者以任講究之方失今不為後愈差舛伏惟聖明留神聽察

臣於歷數之學素無師傳謹述經史所載言及歷象之理者以為明時獻若夫推步占驗之法具見諸書茲不復贅

以上歷象之法下

大學衍義補卷九十三



大學衍義補卷九十四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備規制

圖籍之儲

易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朱熹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天下事有古未之為而後人為之固不可無者此類是也

徐幾曰上古民淳事簡事之小大惟結繩以識之亦足以為治至後世風俗媮薄欺詐日生而書契不容不作矣書文字也契合約也言有不能記者書識之事有不能信者契驗之

程龍曰十三卦制器尚象凡所以為民生利用安身養生送死之道已無遺憾矣然百官以治萬民以察

卒歸之夬之書契何也葢器利用便則巧偽生憂患作聖人憂之故終之以書契之取象其視網罟等象雖非一時之利實萬世之大利也故結繩初易為網罟終易為書契聖人以定大業斷大疑悉於書契乎覩百官治萬民察誠非書契不可也十三卦終以夬卦之取象聖人之意深矣

臣按此字書之祖萬世書契之所自出文學之所繇宗者也豈特一時治百官察萬民而已哉然萬

世之下所以治百官察萬民者皆永賴焉夫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聖人作為書契以埀萬世之用為此而已後世乃至用之以駕虛誕之說紀浮夸之辭載怪僻之事寫淫蕩之情豈聖人始制文字之意哉

周禮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東西為廣輪南北為輪之數辨其山積石曰山林竹木曰林川注瀆曰川澤水鍾

曰澤丘土高曰丘陵大阜曰陵墳水涯曰墳衍下平曰衍原高平曰原隰下溼曰隰之

名物

鄭玄曰土地之圖若今郡國輿地圖

臣按此即後世地志圖經之所始也周禮大司徒之職首以建邦之土地之圖為任可見地官為職所以佐王安擾邦國者雖無所不統而其最當切而先者萬民之數九州之域五土之名也後世圖經地志蓋原于此國朝洪武三年命

儒士魏俊民等六人編類天下郡縣地理形勢
降附始末為大明志永樂十六年又遣官分行
天下採摭事實然未成書英宗皇帝乃命儒臣
因其舊脩成一書命曰大明一統志然所輯者
皆沿前代之舊載古今事跡紀形勝備風俗考
沿革廣見聞前古所未有也揆之於大司徒所
掌之圖則倍之矣然所謂建邦之土地人民之
數則未備焉臣請於地圖之外依周禮別為一

籍凡天下兩畿十三藩及府州縣皆各為一圖縣合於州州合於郡郡合於藩總為天下圖掌於户部凡其疆域道理山川物產里數户口錢穀應所有者皆具其中一有取舍斂散按圖而考其實粲然如指諸掌也此成周盛時大司徒佐王安擾邦國之首務

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

鄭玄曰志謂記也春秋所謂周志國語所謂鄭書

之屬是也繫世則帝繫世本之屬也

王昭禹曰父謂之昭子謂之穆父子相代謂之世世之所出謂之繫奠繫世以知其本所出辨昭穆以知其世序凡此皆有書小史則定而辨之

臣按古者封建之制行分土列爵各有分地各有分民而在其邦國者亦各有其國之私書所謂志者是也志雖作於侯國而籍則掌於王官其事之大者在奠繫世辨昭穆焉後世封建之制廢仕者

無世官無分地然魏晉以來官有簿狀家有譜系官之選舉必稽於簿狀家之婚姻必稽於譜系歷代竝有圖譜局置郎令史以掌之仍用博通古今之儒知撰譜事凡百官族姓之有家狀者則上之官為考定詳實藏於秘閣副在左戶若私書有濫則糾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則稽之以私書所以人尚譜牒之學家藏譜系之書自五代以來其書散佚不傳非獨無官秘閣左戶之藏而士大夫能通

譜牒之學者蓋亦鮮矣今制惟勲臣武冑有世官者襲替之際具其宗圖藏在所司而文臣之初應舉入官者亦一具家狀既仕之後不復究矣此亦一缺典也

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記也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于四方若以書使于四方則書其令

鄭玄曰外令王令下畿外也四方之志若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三皇五帝之書所謂三墳五典也

王昭禹曰掌四方之志則下以知風俗之所向三皇五帝之書則上以考古昔之所行

臣按孔安國曰伏羲神農皇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者皆聚此書也今外史所掌者四方之志其九丘之類也三皇五帝之書即所謂三墳五典也達其名于四方使天

下之人皆知有此書也今世天下郡縣皆有圖經地志藏其副於學校而總収於禮部藏于内閣朝廷又頒五經四書於天下學校使校官掌之亦周官外史之遺意也

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

王昭禹曰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圖以天下之

圖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則其所掌者特圖而已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則其所掌典非特圖也又掌其地焉邦國諸侯之國也都鄙邦國之采邑也自邦國都鄙至於蠻夷閩貉戎狄雖有内外之殊然先王之政一視而同仁其人民之所聚財用之所出九穀之所生六畜之所産其數要不可以不辨也其利害不可以不知也數則列而計之也要則總而計之也利則凡可以利人

者也害則凡可以害人者也周知其利害則將以與其利而除其害也

臣按先儒謂掌天下之地圖而隷於司馬謹之也戰國策士每言窺周室則可以按圖籍爭天下漢大將軍王鳳亦云太史公書有地形阸塞不宜在諸侯王然則古人圖志雖司徒營之即藏之司馬祕不得見所以弭盜而防患也蕭何入秦獨収圖籍自漢掌之司空浸以泄露當時如淮南諸王皆

按輿地圖謀變以此知古人之慮遠矣觀此說則知古人重圖籍有如此者唐人設兵部屬有四一曰職方部我朝因之職方所掌者兵戎邊防之政而沿邊圖本實在焉但不若周人悉掌天下之地云爾

左傳昭公十二年楚子狩于州來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孔安國曰伏羲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繇

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黄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奥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

程頤曰所謂大道若性與天道之說聖人豈得而去之哉若言隂陽四時七政五行之道亦必至要之理

非如後世之繫衍末術也固亦常道聖人所不去也
或者所謂羲農之書乃後人稱述當時之事失其義
理如許行為神農之言及陰陽權變醫方稱黄帝之
說耳此聖人所以去之也五典既皆常道又去其三
蓋上古雖已有文字而制立法度為治有迹得以紀
載有史官以識其事自堯始耳
臣按三墳五典之說始見於此孔安國謂此即上
世帝王遺書則是書之來也久矣周禮外史掌三

皇五帝之書此書之掌於朝廷官職者也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此書之傳於學士大夫者也今三皇五帝之書存於世者惟堯舜二典其他如九頭五龍攝提等十紀其說荒誕不經其後宋毛漸所得之三墳則又偽妄顯然斷非古昔聖神之舊典也孔子删書始於堯舜所以為萬世法者皆日用常行之理萬世帝王為治之大經大法無出此者矣

史記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古者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子弟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為不祥仲尼視

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圖雒不出書吾已矣夫乃因
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
孔安國曰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繁文懼覽者之
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為三百篇約史記而
脩春秋贊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
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
朱熹曰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脩春秋贊周易皆傳先
王之舊

臣按萬世儒道宗於孔子天下書籍本於六經六經者萬世經典之祖也為學而不本於六經非正學立言而不祖於六經非雅言施治而不本於六經非善治是以自古帝王欲繼天而建極闡道以為治莫不崇尚孔子焉所謂崇尚之者非謂加其封號優其祀典復其子孫也明六經之文使其義之不舛正六經之義使其道之不悖行六經之道使其言之不虛夫然斯謂崇尚孔子也已

秦始皇三十四年燒詩書百家語

臣按秦無道之罪十數如壞井田刑三族坑儒生罪妖言之類然皆一時之事也繼其後者苟一旦興改革起廢之心其弊端可撤而去其墜緒可尋而理也若夫詩書百家語皆自古聖帝明王賢人君子精神心術之微道德文章之懿行義事功之大建置議論之詳所以闡明已往而垂示將來者固非一人之事亦非一日可成累千百人之見積

千萬年之久而後備具者也乃以一人之私快一時之意付之烈焰使之散為飛煙蕩為寒灰以貽千萬世無窮之恨嗚呼秦之罪上通於天矣始皇李斯所以為萬世之罪人歟

漢書藝文志序曰昔仲尼沒而微言絶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戰國縱橫真偽分爭諸子之言紛然殽雜也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上喟

然而稱曰朕甚閔焉於是建藏書之筞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祕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禄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畢也向輙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與集同略謂諸書之總要有六藝略六藝六經也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

略

臣按此前漢藏書之始末夫自唐虞三代之書至于孔子而備歷春秋戰國之世至于嬴秦而缺漢高祖時戰爭未息文景時謙讓未遑武帝者出始開獻書之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至于成帝又遣求書之使命挍書之官哀帝又命官以輯其略焉夫獻書之路不開則民間有書無繇上達藏書之策不建則官府有書易至散失欲藏書而無

寫之者則其傳不多既寫書而無校之者則其文易訛既校之矣苟不各以類聚而目分之則其於檢閱考究者無統矣後世人主有志於道藝而留心於載籍者尚當以漢世諸帝為法

成帝河平三年上以中秘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禄大夫劉向校之

臣按漢以來遣使求書始此夫自秦人焚書之後書籍散亡多矣漢興始收之開獻書路置寫書官

興藏書府稍稍復集至成帝世又頗散失乃遣謁者求遺書於天下嗚呼書之在天下乃自古聖帝明王精神心術之所寓天地古今生人物類義理政治之所存今世賴之以知古後世賴之以知今者也其述作日多卷帙浩繁難於聚而易於散失苟非在位者收藏之謹而購訪之勤安能免於喪失哉不幸而有所喪失明君良佐咸以斯文興喪為念設法招求遺使蒐采懸賞以購之授官以酬

之使其長留天地間永為世鑒以毋貽後時之悔

豈不韙歟

光武中興篤好文雅明章繼軌尤重經術四方鴻生鉅儒負帙自遠至者不可勝筭石室蘭臺彌以充積又於東觀及仁壽閣集新書校書郎班固傅毅等典掌焉竝依七略而為書部明帝幸三雍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監决如石渠故事初光武還

還洛陽其經牒秘書載之二千餘兩自此以後參倍於前及董卓移都之際吏民擾亂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策文章競共剖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為帷蓋小乃制為縢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餘乘道路艱遠復棄其半矣後長安之亂一時焚蕩莫不泯盡焉

臣按此後漢書籍之始末書籍自經秦火之後固已無復先王盛時之舊漢興多方求之至哀帝時

劉歆總羣書著七略大凡三萬三千九十卷有禁中外臺之别又有太常太史中祕之殊古書漸漸出也不幸遭王莽之亂焚燒無遺蓋秦火之燒有意而燒其禍繇於君也漢火之燒無意而燒其禍繇於民也嗚呼書籍之在世猶天之有日月也天無日月天之道廢矣世無書籍人之事泯矣何辜於天而往往遭焚燒之禍哉迨夫光武中興篤好文雅明章繼軌尤重經術古書次第復出藏之辟

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非一所也不幸又有董卓之亂焚蕩泯盡魏氏代漢采掇遺亡分為甲乙丙丁四部合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晉惠之世靡有孑遺東晉鳩聚其見存者但為三千一十四卷而已宋之書目凡萬五千七百四卷齊之書目凡萬八千一十卷梁之多至二萬三千一百六卷隋之多至三萬七千餘卷

隋文帝開皇三年秘書監牛弘表請分遣使人搜討異

本每書一卷賞絹一疋校寫既定本即歸主於是民間異書往往間出

臣按牛弘上表請開獻書之路謂經籍自周衰孔子删述之後凡有五厄秦人吞六國墳籍掃地一厄也王莽之末並從焚燼二厄也獻帝移都西京燔蕩三厄也晉世劉石憑陵從而失墜四厄也侯景破梁悉送荆州周師入郢焚之外城五厄也自仲尼迄今數遭五厄興集之期屬膺隋代今秘藏

見書亦足披覽但一時載籍須令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若猥發明詔兼開購賞則異典必至觀閣斯積文帝納之使人搜討於是民間異書往往閒出臣竊以為自隋之後唐有祿山黄巢之亂極而至於五代之季宋有女真蒙古之禍極而至于至正之末其為厄也又不止五矣大凡天下萬事萬物禍亂之時雖或蕩廢然一旦治平皆可稍稍復舊惟所謂書籍者出於一人之心各為一

家之言言人人殊其理雖同而其所以為言者則未必同其間闡義理著世變紀事蹟莫不各極其至皆有所取一有失焉則不可復雖復之亦非其真與全矣是以古先聖王莫不致謹於斯以為今之所以知昔後之所以知今者之具珍藏而愛護之惟恐其損失也講究而校正之惟恐其訛舛也既有者恒恐其或失未有者惟恐其弗得雖以偏安尚武衰亂之世莫不知所愛重矧重熙累洽之

世好文願治之君哉

唐分書為四類曰經史子集而藏書之盛莫盛於開元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者自為之書者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初隋嘉則殿書三十七萬卷至武德初有書八萬卷重復相糅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繼為祕書監請購天下書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為書手繕寫藏於内庫𤣥宗命馬懷素為脩圖書使與褚無量整比尋置脩書院其後大明宫

光順門外東都明福門外皆創集賢書院學士通籍出入既而太府月給麻紙五千番季給墨三百三十六丸歲給兎千五百皮為筆材兩都各聚書四部以甲乙丙丁為次列經史子集四庫其本有正有副安祿山之亂尺簡不藏元載為相奏以千錢購書一卷又命拾遺苗發等使江淮括訪至文宗時鄭覃侍講進言經籍未備因詔祕閣搜採於是四庫之書復完分藏于十二庫黄巢之亂存者蓋尠

歐陽脩曰自六經焚於秦而復出於漢其師傳之道中絶而簡編脫亂訛鈌學者莫得其本真於是諸儒章句之學興焉其後傳註箋解義疏之流轉相講述而聖道粗明然其為說固已不勝其繁矣至於上古三皇五帝以來世次國家興滅終始僭竊偽亂史官備矣而傳記小說外暨方言地理職官氏族皆出於史官之流也自孔子在時方脩明聖經以絀繆異而老子著書論道德接乎周衰戰國遊談放蕩之士田

駢慎到列莊之徒各極其辯而孟軻荀卿始專脩孔氏以折異端然諸子之論各成一家自前世皆存而不絕也夫王迹熄而詩亡離騷作而文辭之士興歷代盛衰文章與時高下然其變態百出不可窮極何其多也嗚呼六經之道簡嚴易直而天人備故其愈久而益明其餘作者衆矣質之聖人或離或合然其精深宏博各盡其術而怪奇偉麗往往震發於其間此所以使好奇博愛者不能忘也然凋零磨滅亦不

可勝數豈其文華少實不足以行遠歟而俚言俗說猥有存者亦其有幸不幸者歟

臣按此有唐一代藏書之本末臣嘗謂天下之物雖空青水碧物外之奇寶既失之皆可復得也惟經籍在天地間為生人之元氣紀往古而示來今不可一旦無焉者無之則生人貿貿然如在冥途中行矣其所關係豈小小哉民庶之家遷徙不常好尚不一既不能有所收儲所賴石渠延閣之中

儲積之多收藏之密扃鑰之固藏貯者有掌固之官闕畧者有繕寫之吏損壞者有脩補之工散失者有購訪之令然後不至於浥爛散落爾前代藏書之多有至三十七萬卷者今内閣所藏不能什一多歷年所在内者未聞有所稽考在外者未聞有所購求臣恐數十年之後日漸損耗其所關係非止一代一時之事而已也伏望聖明為千萬年之遠圖毋使後世志藝文者以書籍散失之咎

歸馬不勝千萬世斯文之幸

五代後唐莊宗同光中募民獻書及三百卷授以試銜其選調之官每百卷減一選

明宗長興三年初定國子監校定九經雕印賣之

胡寅曰有天下國家必以經術示教不意五季干戈擾攘之時而知所先務可不謂賢乎然命國子監以木本行以一文義去舛訛使人不迷於所習善矣須之可也鬻之非也或曰天下學者甚衆安得人人而

須之曰以監本為正俾郡邑皆傳刋焉何患於不給

國家浮費不可勝計而獨靳於此哉

葉夢得曰唐以前書籍皆寫本人以藏書為貴精於讐對故往往皆有善本學者以傳録之艱故其讀誦亦精詳五代時馮道始奏請官鏤板印行宋淳化中復以史記前後漢付有司摹印自是書籍刋鏤者益多士大夫不復以藏書為意學者易於得書其誦讀亦因滅裂然板本多不是正不無訛誤世既一以板本為正而藏本

日亡其訛謬者遂不可正

臣按後世雕印書籍始于此夫自有板本以來學者易於得書不必假借購求鈔寫傳録而得以誦習考閲誠莫大之利也然書肆刻本往往承訛襲舛有誤學者乞命翰林儒臣將九經十九史及諸儒先所著述有補於正道名教者嚴加校正字畫行款必須正當歸一命工鋟梓藏於國子監付典籍掌之遇天下板本有缺文疑義咸來取正是

亦一道德以同文之一端也然臣於此又有一見今世學校所誦讀人家所収積者皆宋以後之五經唐以前之註疏講學者不復習好書者不復藏尚幸十三經註疏板本尚存於福州府學好學之士猶得以考見秦漢以來諸儒之說臣願特敕福建提學憲臣時加整葺使無損失亦存古之一事也餘如儀禮經傳通解等書刻板在南監者亦宜時為備補

周世宗以史館書籍尚少銳意求訪凡獻書者悉加優賜以誘致之而民間之書傳寫舛誤乃選常參官三十人校讐刋正令於卷末署其名銜焉

臣按周世宗當五代擾攘之際尚畱心文事如此況當承平之世而經籍圖書乃其祖宗所貽畱者手澤沾溉所存忍使之散軼不全乎館閣職清務簡不預他務宜委之校讐刋正俾於每卷之末署其名銜有不究心者坐以曠官之罪

宋初有書萬餘卷其後削平諸國收其圖籍及下詔遣使購求散亡三館之書稍復增益太宗始建崇文院而徙三館之書以實之又分三館書萬餘卷别為書庫名曰秘閣真宗時命三館寫四部書二本置龍圖閣及太清樓而玉宸殿四門殿亦各有書萬餘卷巳而王宫火延及崇文秘閣書多煨燼其僅存者遷于右掖門外謂之崇文外院命重寫書籍選官詳覆校勘掌以參知政事一人領之仁宗既新作崇文院命學士張觀等編四

庫書做開元四部錄為崇文總目書凡三萬六百六十九卷神宗改崇文院為秘書省徽宗更崇文總目為秘書總目詔購求士民藏書其有所秘未見之書足備觀采者仍命以官且以三館書多逸遺命建局以補全校正為名設官總理募工繕寫自熙寧以來搜訪補葺至是為盛矣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次仁英兩朝至仁哲徽欽四朝最具當時之目為部六千七百有五為卷七萬三千八百七十有七焉迨夫靖康之難而宣和館閣

之儲蕩然靡遺高宗駐蹕臨安乃建秘書省於國史院之右搜訪遺闕屢優獻書之賞於是四方之藏稍稍復出而館閣編輯日益富矣當時類次書目得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至寧宗時又得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三卷視崇文總目又有加焉

史臣曰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有關於世運尚矣然書契以來文字多而世道日降秦火而後文字多而世教日興其故何哉

蓋世道升降人心習俗之致然非徒文字之所為也然去古既遠茍無斯文以範防之則愈趨而愈下矣故繇秦而降每以斯文之盛衰占斯世之治忽焉宋有天下先後三百餘年考其治化之汙隆風氣之離合雖不足以擬倫三代然其時君汲汲於道藝輔治之臣莫不以經術為先務學士縉紳先生談道德性命之學不絕於口豈不彬彬乎進於周之文哉宋之不競或以為文盛之弊遂歸咎焉此以功利為言未

必知道者之論也自南渡之後迄於終祚國步艱難
軍旅之事日不暇給而君臣上下未嘗頃刻不以文
學為務大而朝廷微而草野其所製作講說紀述賦
詠動成卷帙絫而數之有非前代之所及也雖其間
鉅裂大道疵贅聖模幽怪恍惚瑣碎支離有所不免
然而瑕瑜相形雅鄭各趣譬之萬派歸海四瀆可分
繁星麗天五緯可識求約於博則有要存焉
臣按此有宋一代藏書之始末

太宗太平興國九年詔曰國家宣明憲度恢張政治敦崇儒術啓迪化源國典朝章咸從振舉遺編墜簡當務詢求眷言經濟無以加此宜令三館以開元四部書目閱館中所闕者具列其名詔中外購募有以亡書來上及三百卷者當議甄錄酬奬餘第卷帙之數等級優賜不願送官者借本寫畢還之

仁宗嘉祐中詔曰國初承五代之後簡編散落三館聚書僅纔萬卷其後平定列國先收圖籍亦甞分遣使人

屢下詔命訪募異本校定篇目聽政之暇無廢覽觀然
比開元遺逸尚衆宜加購賞以廣獻書中外士庶並許
上館閣闕書卷支絹一匹五百卷與文資官

臣按宋朝以文為治而於書籍一事尤切用心歷
世相承率加崇尚屢下詔書搜訪遺書或給以賞
或賜以官凡可以得書者無不畱意然猶慮其或
有非常之變每卷皆有副本分貯各所是以真宗
之時崇文秘閣之災而猶存太清樓之儲徽宗設

官提舉募工繕寫一置宣和殿一置太清樓一置秘閣其寓意深矣我朝不專設館閣官凡前代所謂省監皆歸於翰林院翰林院專設官以司經籍圖書名曰典籍凡國家所有古今載籍皆在所掌又於國子監設典籍一員司凡大學所有經籍及板本之屬臣考唐人謂人之博學者曰行秘書而宋人之評詩者亦曰胸中無國子監不可讀杜詩而書史之有訛舛者必挍正之以監本則此二者

乃自古藏貯經籍之所我朝館閣之職凡前代所謂集賢院崇文院秘書省秘閣皆不復置官惟於翰林太學置此官二員令翰林院秘藏皆在文淵閣其典籍固有所職掌惟兩京太學典籍幾於虛設臣聞永樂中太宗皇帝肇建北京敕翰林院凡南京文淵閣所貯古今一切書籍自一部至有百部以上各取一部送京餘悉封識收貯如故則是兩京皆有儲書也夫天下書籍盡歸內府其人家

所有者蓋亦無多其間多有人家所無者今幸其猶存於此萬一有所疎失則永絶矣可不惜哉今幸國家無事政天子崇儒右文之時忍使古昔聖賢垂世立教之言載道為治之具傳之數千百年者一旦不幸或有意外之變乃至於今而泯盡豈不貽千古之永歎哉臣請敕内閣儒臣將南北兩京文淵閣所藏書籍凡有副本於南京内閣及兩監各分貯一本其無者將本書發下兩監敕祭酒

司業行取監生鈔録給與人匠紙筆責令各堂教官校對不限年月陸續付本監典籍掌管如此則一書而有數本藏貯又有異所永無疎失之虞矣

神宗元豐三年改官制以崇文院為秘書省刋寫分貯集賢院史館昭文館秘閣經籍圖書以秘書郎主之編集校定正其脫誤則校書郎正字主之歲於仲夏曝書則給酒食費諫官御史侍制以上官畢赴

臣按宋有館閣之職以司經籍圖書秘書郎職掌

汲貯葺理校書郎正字職在編輯校定今制不設館閣併其職於翰林院夫以專官則無專任臣請於典籍之外其脩撰編脩檢討皆以編輯校定之任專委其人而責其成功每歲三伏會官曝書如宋制因閱其數如此則葺理有官而編簡不至於脫誤考校有人而文義不至於訛舛考閱有時而載籍不至於散亡矣

徽宗大觀四年秘書監何志同奏慶歷間嘗命儒臣集

四庫秘藏叙次為籍名之曰崇文總目其書之總凡三萬六百六十九卷令一館所藏善否相糅號為全本者不過二萬餘卷而脫簡斷編亡散闕逸之數亦如之宜及今有所搜採視慶歷舊録及總目之外别有異書竝許借傳從之

臣按何志同言及今有所搜採視慶歷舊録及總目之外别有異書竝許傳借蓋欲將館閣中書目録出示中外凡目中所無有者借傳以廣其藏也

此事關係甚大非惟一時事蓋萬世之事也

以上圖籍之儲臣按人君為治之道非一端然皆一世一時之事惟夫所謂經籍圖書者乃萬年百世之事焉蓋以前人所以敷遺乎後者凡歷幾千百年而後至於我而我今日不有以脩輯而整比之使其至我今日而廢墜放失焉後之人推厥所繇豈不歸其咎於我之今日哉是以聖帝明王所以繼天而子

民者任萬世世道之責於已莫不以是為先務焉我太祖高皇帝肇造之初庶務草創日不暇給而首先求遺書於至正丙午之秋是時猶未登寶位也嗚呼大聖人所見所為自與其他帝王不同其所以為聖子神孫之詒謀者至矣踐其阼而承其統者可不思所以體其心而繼述其事者乎

大學衍義補卷九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大學衍義補卷九十五至九十七

詳校官中書臣秦瀛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録監生臣羅佑湘

大學衍義補卷九十五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備規制

權量之謹

舜典同律度量衡

孔穎達曰律者候氣之管而度量衡三者法制皆出

於律度有丈尺量有斛斗衡有斤兩皆取法於律
蔡沈曰律謂十二律六為律六為吕凡十二管皆徑
三分有奇空圍九分而黃鍾之長九寸既以之制樂
而節聲音又以之審度而度長短則九十分黃鍾之
長一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
引以之審量而量多少則黃鍾之管其容子穀秬黍
中者一千二百以為龠而十（當作合）龠為合十合為升
十升為斗十斗為斛以之平衡而權輕重則黃鍾之

龠所容千二百黍其重十二銖兩龠則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此黄鐘所以為萬事根本諸侯之國其有不一者則審而同之也

臣按律者候氣之管所以作樂者也而度量衡用以度長短量多寡稱輕重所用與律不同而帝世巡守所至同律而必及於度量衡何哉蓋以度量衡皆受法於律於此審之三者之法制皆與律同斯為同矣誠以是三物者其分寸龠合銖兩皆起

於黄鐘而與候氣之律同出於一按律固可以制度量衡而考度量衡亦可以制律此聖人制律而及度量衡之本意也然聖人不徒因律而作樂而用之於郊廟朝廷之上而又頒之於下使天下之人用之以為造作出納交易之則焉其作於上也有常制其頒於下也有定法苟下之所用者與上之所頒者不同則上取於下者當短者或長當少者或多當輕者或重下輸於上者當長者或短當

多者或少當重者或輕下虧於民上損於官操執者有增減之弊交易者有欺詐之害監守出納者有侵尅賠償之患其所關係蓋亦不小也是雖唐虞之世民淳俗厚帝王為治尚不之遺而況後世民偽日滋之時乎乞勑所司每正歲申明舊制自朝廷始先校在官之尺量斗斛權衡使凡收受民間租税器物不許過則又於凡市場交易之處懸掛則樣以為民式在内京尹及五城兵馬司官在

外府州縣官每月一次校勘憲臣出巡所至必令所司具式呈驗公私所用有不如式者坐其所司及所造所用之人是亦王政之一端也

五子之歌曰明明我祖禹也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遺也厥子孫關通也石和平也鈞王府則有

蔡沈曰典則治世之典章法度也百二十斤為石三十斤為鈞鈞與石五權之最重者也關通以見彼此通同無折閱之意和平以見人情兩平無乖爭之意

言禹以明明之德君臨天下典則法度所以貽後世者如此至於鈞石之設所以一天下之輕重而立民信者王府亦有之其為子孫後世慮可謂詳且逺矣

臣按聖人本律作器以一天下者非止一鈞石也而五子所歌舉大禹所貽之典則止言鈞石而不及其他何哉先儒謂法度之制始於權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是權衡者又法度之所出也故以鈞石言之嗟夫

萬物之輕重取信於權衡五權之輕重歸極於鈞石是雖一器之設而與太宰所掌之六典八則同為祖宗之所敷遺承主器而出治者烏可荒墜先祖之緒哉

周禮内宰凡建國佐后立市陳其貨賄出其度量

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同其數器壹其度量

大行人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十有一歲同度量同數器

臣按三代盛時所以制度量以定長短多寡以取信於天下者非但王府則有凡諸侯之國道路之間莫不有焉天子時廵則自用以一侯國之制非時廵之歲則又設官以一市井道路之制焉是以當是之時一器之設一物之用莫不合於王度而無有異同否則非但不可行且有罪也此天下所以一統也歟

典瑞璧羡以起度

玉人璧羡度尺好_壁孔三寸以為度
也

鄭玄曰羡者不圜之貌葢廣徑八寸袤八尺以起度

蔡元定曰按爾雅肉倍好謂之璧羡延也此璧本圜

徑九寸好三寸肉六寸而裁其兩旁各半寸以益上

下也其好三寸所以為璧也裁其兩旁以益上下所

以為羡也袤十寸廣八寸所以為度尺也以為度者

以為長短之度也則周家十寸八寸皆為尺矣陳氏

言以十寸之尺起度則十尺為丈十丈為引以八寸

之尺起度則八尺為尋倍尋為常

王昭禹曰夫度在禮則起於璧羨在樂則起於黄鍾之長先王以為度之不存則禮樂之文熄故作璧羨使天下有考焉

臣按班固漢志度之九十分黄鍾之長一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孫子算術蠶所吐絲為忽十忽為一絲十絲為一毫十毫為一釐十釐為一分十分為一寸十寸為一尺十尺為一丈則尺固當

以十寸為正刻天地之數生於一而成于十十者天地之足數也以是為度以定萬物之長短豈非一定之理中正之道哉璧羨既起十以為丈引又起八以為尋常則非一定矣設欲用八去其十之二是則八也又何用别為之制哉臣愚以為璧羨雖古人之制然宜於古而未必宜於今也請凡今世所用之尺壹以人身為則謹考許慎說文寸十分也人手卻一寸動𧖴謂之寸口十分為寸則十寸為尺也宜敕有司考定古

法凡寸以中人手為準鑄銅為式以頒行天下凡所謂八寸六寸之尺雖古有其制皆不得行焉則用度者有定準製造者有成法矣或曰人之手有短長體有肥瘠烏可據以為定哉曰自古制度者或以絫黍或以絲忽地之生黍豈皆無大小蠶之吐絲豈皆無粗細何獨致疑於人身哉且身則人人有之隨在而在擬寸以指擬尺以手雖不中不遠矣

㮚氏為量改煎(煉也)金錫則不耗(不復減耗)不耗然後權之權之然後準(水平)之準之然後量(量黍)之量之以為鬴(容六斗四升)深尺內方尺而圜其外其實一鬴其臀一寸其實一豆(四寸為豆)其耳三寸其實一升(兩龠為合四合為升)重一鈞(三十斤)其聲中黃鐘之宮槩(所以為平)而不稅(不征其稅)其銘曰時(是也)文(文德之君)思索(思索以求其理)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啟厥後茲器維則

王昭禹曰量之為器內方而外圜則天地之象也其

龠一寸其耳三寸則陰陽竒耦之義也其重一鈞則權衡之法寓焉其聲中黄鐘則律吕之法寓焉夫黄鐘為律之本而宫為五聲之綱量之所制其本起於黄鐘之龠其成也聲又復中於黄鐘之宫豈非以天下之法於此乎出而五則之法於此乎成歟非特此也宫於五行為土於五常為信則以量為法則之主且以立信於天下也惟其立信於天下故與天下為公平而不敢私焉

鄭敬仲曰量之爲物其粗則寓於規矩法度之末而其妙極於天下之精微蓋出於時文之思索而歸諸大中至正之道民所取中而非者也雖童子適市莫之或欺矣出之以内宰掌之以司市一之以合方氏同之以行人凡以觀四國也舜之巡守所以同度量而孔子亦曰謹權量四方之政行焉五子之歌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所謂永啟厥後茲器維則者也

臣按先儒謂栗之為義有堅栗難渝之義使四方觀之以為則萬世守之以為法以立天下之信無敢渝焉所以名工謂之㮚氏也夫三代之量以金錫為之外圜而内方以象天地後世則改用木而内外皆方失古意矣古昔先王所以垂典則於子孫以示四方信後世者既有所謂大經大法而於器物之製作又皆各有成法焉然又恐其歲久而易壞也又必鎔煉金錫而鑄為之器權其輕重之

劑準其高下之等既精既堅無餘無欠刻為銘文以為世則置之王府之中以示天下之式以垂後世之範使其是遵是用不敢有所渝易焉以此為防末代乃有以公量收私量貸以暗收人心潛移國祚如齊陳氏者然後知古先哲王於巡守之時必同度量衡於行政之初必審權量非故為是屑屑也其為慮一何遠哉

王制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

古者百畝當今東田即詩言南東其畝也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

陳澔曰古者八寸為尺以周尺八尺為步則一步有六尺四寸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則一步有五尺一寸二分是今步比古步每步剩出一尺二寸八分以此計之則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一寸六分十分寸之四與此百四十六畝三十步不相應里亦倣此推之

臣按孟子言仁政必自經界始所謂經界者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後世田不井授凡古之溝塗封植之界限盡廢所以經界者不過步其遠近量其廣狹分其界至以計其頃畝之數焉耳然欲計之而無所以經畫之尺度可乎大江以北地多平原廣野若欲步算固亦無難惟江南之地多山林險隘溪澗阻隔乃欲一一經畫之使無遺憾豈非難事哉古人丈量之法書史不載惟王

制僅有此文然止言古今尺步畝里之數而不具其丈量之法令世量田用所謂步弓者不知果古法否然傳用非一日未必無所自也是法也施於寛廣平衍之地固無不可惟於地勢傾側紆曲尖邪之處其折量紐筭為難小民不人人曉也是以任事之人易於作弊宋南渡初李椿年言經界不正十害首行於平江然後推及於諸郡當時亦以為便惟閩之汀漳泉三郡未及行朱子知漳州言

於朝力主行之然竟沮於言者或曰宋人經界之法可行否歟曰何不可之有使天下藩服郡縣皆得人如李椿年朱熹鄭昭叔斯行矣雖然猶未也苟非大臣有定見得君之專以主之於上豈能不搖於羣議而終於必行哉

月令仲春之月日夜分則同度量鈞（平也）衡（稱上曰衡）石（百二十斤）角（校也）斗甬正權（稱錘）概（執以平量者）

仲秋之月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正鈞（三十斤）石角斗

甬

鄭玄曰因晝夜等而平當平也同角正皆所以平之也

吳澂曰衡下但言石於五者之中舉其至重者言也上曰量下又曰斗甬者先總言其器後言其名也權者衡之用槩者量之用唯度既不析其名又不言其用者度自用無為之用者也

臣按古先聖王凡有施為必順天道是以春秋二

仲之月晝夜各五十刻於是乎平等故於此二時審察度量權衡以驗其同異或過而長或過而短或過於多或過於少或過於重或過於輕皆有以正而均之使之皆適於平焉後世事不師古無復順時之政雖有度量權衡之制一頒之後聽民自為無復審察校量之令故有累數十年而不經意者矣況一歲而再舉乎民偽所以日滋國政所以不平此亦其一事也

論語謹權量四方之政行焉

饒魯曰謹權量是平其在官之權衡斗斛使無過取於民關石和鈞王府則有固是要通乎官民然民間權量關係尚淺最是官府與民交涉便易得加增取盈令之苗斛皆然當紂之時必是取民過制所以武王於此不容不謹

臣按饒魯謂民間權量關係尚淺最是官府與民交涉便易得加增取盈令之苗斛皆然嗚呼豈但

一茵斛哉茵斛之弊比其他為多爾凡官府收民貢賦其米麥之類則用斗斛布帛之類則用丈尺金銀之類則用權衡三者之中丈尺為害較淺惟斗斛之取盈積少成多權衡之按抑以重為輕民之受害往往積倍蓰以至於千萬多至破家鬻産以淪於死亡用是人不聊生而禍亂以作武王繼商辛壞亂之後即以謹權量為行仁政之始言權量而不言度非遺之也而所謹尤在於斯焉謂之

謹者其必丁寧慎重反覆詳審而不敢輕忽也歟

前漢律志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黄鐘之長以子谷秬黍黑色中者不大不小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黄鐘之長一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審矣夫度者别於分忖為寸蒦音約於尺張於丈信於引引者信天下也職在内官廷尉掌之

臣按以上言度五度之義分者可分列也寸者忖

也尺者蒦也丈者張也引者信也

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鐘之龠用度數審其容（因度以生量審其中所容多少）以子谷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概合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量嘉（善也）矣夫量者躍於龠合於合登於升聚於斗角於斛也職在太倉大司農掌之

臣按以上言量五量之義龠者躍也躍微動氣而生物也合（音閤）者合龠之量也升者登也斗者聚也

斛者角斗平多少之量也

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於黄鐘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而五權謹矣始於銖兩於兩明於斤均於鈞終於石

臣按以上言權五權之義銖者殊也物絲忽微始至於成著可殊異也兩者兩黄鐘律之重也斤者明也鈞者均也石者大也

凡律度量衡用銅者名自名也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銅為物之至精不為燥溼寒暑變其節不為風雨暴露改其形介然有常有似於士君子之行是以用銅也用竹為引者事之宜也

臣按五度之法高一寸廣二寸長一丈而分寸尺丈存焉惟引則用竹蓋引長十丈高一分廣六分長而難以收藏故用竹篾為之為宜也五量之法用銅方尺而圜其外旁有庣（不滿之處）焉其上為斛其

下為斗左耳為升右耳為合龠其狀似爵夫班志於度量二者皆言其所以製造之質或用銅或用竹獨於權衡畧焉乃於下文總言度量衡用銅者意者權衡亦用銅歟後世於度量二者用木為之度間有用銅者而斗斛之制用銅鮮矣權之為器非若度量雖有長短大小之不同而各自為用惟權之一器則兼衡與準而參用之所以為之質者亦各不同準必以繩權必以銅而衡則以木若銅

為之也後世一惟用木耳臣請詔有司考校古今之制鑄銅為度量權衡之式藏在戶部頒行天下藩服郡縣凡民間有所鑄造必依官式刻其成造歲月匠作姓名赴官校勘印烙方許行使

秦始皇二十六年一衡石丈尺

呂祖謙曰自商君為政平斗甬權衡丈尺其制變於古矣至是並天下一之皆令如秦制也然此乃帝王初政之常秦猶沿而行之至於後世則鮮或舉之矣

臣按秦事不師古至為無道而猶知以一衡石丈尺為先務況其不為秦者乎然呂祖謙作大事記於始皇平六國之初書曰一衡石丈尺而其解題則云自商君為政平斗甬權衡丈尺意其所書之石非鈞石之石也後世以斛為石其始此歟

宋太祖詔有司精考古式作為嘉量以頒天下凡四方斗斛不中度不中式者皆去之又詔有司按前代舊式作新權衡以頒天下禁私造者

太宗淳化三年詔曰書云同律度量衡所以建國經而立民極也國家萬邦咸乂九賦是均顧出納於有司繫權衡之定式如聞秬黍之制或差毫釐錘鉤為姦害及黎庶宜令詳定稱法著為通規

臣按宋太祖太宗皆起自民間熟知官府出納之弊故其在位首以謹權量為務史謂比用大稱如百斤者皆懸鉤於架植錁於衡或偃手或抑按則輕重之際殊為懸絶於是更鑄新式悉緐絫黍而

齊其斤石不可得而增損也又令每用大稱必懸以絲繩既置其物則却立以視不可得而抑按緜是觀之可見古昔好治之君莫不愛民其愛民也凡官吏可藉以害民者無不預為之禁革則雖一毫之物不使過取於民彼其具文移著律例約束非不備刑罰非不嚴然利之所在人惟見利而不見害往往法外以巧取依法以為姦孰若每事皆立為一法如宋人之於權衡必齊其斤石不可得

而增損又俾操執者却立以視而不得按抑噫使凡事事皆準此以立為之法則官吏無所容其姦而小民不至罹其害矣

程頤曰為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量讀法平價皆不可闕

朱熹曰所謂文章者便是文飾那謹權審量讀法平價之類耳

臣按程子謂為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量皆

不可闕朱子謂文章便是文飾那謹權審量之類然但言文章而不及綱紀臣竊以謂權而謹之量而審之使其長短適平多寡酌中固是文飾之意然於操執之時或鉤錘之轉移衡尾之按抑收放之際或斛面之加淋旁疵之搖撼則是無綱紀矣是知聖人為治無一善之徒行無一法之徒立一器之設雖小也而必正其制度一物之用雖微也而必防其病弊惟恐一事之或失其宜一民之或

被其害此所以鉅細精粗無不畢舉上下四方無不均平也歟

以上權量之謹臣按舜廵守同律度量衡而此止云權量而不及度者蓋論語敘武王之行政止言謹權量朱子註孟子引程子之言亦止言謹權審量而不及度意者權量之用比度為切歟不然則舉二以包其一也

大學衍義補卷九十五

大學衍義補卷九十六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備規制

寶玉之器

書輯五瑞（斂也）（信也）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於羣后

朱熹曰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

執蒲璧五等諸侯執之以合符於天子而驗其信否也

臣按物質之美而貴者莫如玉故天子而下皆執之蓋以至貴之人而執至美之物天子則以是而致敬於天諸侯則用是而盡誠於天子也

玕

禹貢揚州厥貢瑤琨梁州厥貢璆鐵銀鏤砮磬雍州厥貢惟球琳琅

蔡沈曰瑤琨玉石名詩曰何以舟之維玉及瑤琨說

文云石之美似玉者取之可以為禮器璆玉磬也球琳美玉也琅玕石之似珠者爾雅曰西北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球琳琅玕

臣按玉之為物自古中國所在有之觀諸山海經可見矣在堯舜之世已用為圭璧禹貢之時揚梁雍三州所貢已有玉石在戰國時卞和所獻之玉出於荊山漢之時關中之藍田幽州之玉田皆有玉焉是時西域未通於中國也今中國未聞有出

玉之處而所用之玉皆自於闐國來於闐之玉有白玄綠三種皆出於河亦與古人所謂玉韞石而山輝者異是則中國之玉出於石而必用斲外夷之玉生於水而必用撈也豈古今土地生物有不同歟抑玉乃土石之精粹者其生也有限而取之也有盡耶況古人以玉比德無故不去其身用以為器用雜佩之類不一而足是以制字者如瓊瑤瑄璟之類踰二百則玉在古多而為用夥可知矣

今世閭閻小民有不識玉者何古如彼之多而今如此之少耶由是推之漢之金以斤計而每以萬為言唐則以兩計而比於漢者少而宋又少於唐今日又少於宋無乃數千年之後中國之金殆將與玉同耶為世道遠慮者不可不為之限節也

詩鄘風君子偕老曰副笄六珈祭服以玉加於首飾笄為飾

臣按先儒謂副祭服之首飾編髮為之笄衡笄也垂於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懸瑱衡笄以玉為

之令之簪也紞織如條上屬於衡瑱以玉為之以
纊縛之而屬於紞懸之當耳似今之珥也
衛風淇奥曰充耳琇瑩
朱熹曰充耳瑱也琇瑩美石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
鄭風之女曰雞鳴曰雜佩以贈之
朱熹曰雜佩者左右佩玉也上横曰珩下繫三組貫
以蠙珠中組之半貫一大珠曰瑀末懸一玉兩端皆
鋭曰衝牙兩旁組半各懸一玉長博而方曰琚其末

各懸一玉如半璧而內向曰璜又以兩組貫珠上繫珩兩端下交貫於瑀而下繫兩璜行則衝牙觸璜而有聲也

齊風之著曰尚之以瓊華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

朱熹曰瓊華美石似玉者即所以為瑱也瓊瑩瓊英亦皆美石似玉者

秦風之渭陽曰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孔頴達曰瓊者玉之美名非玉名也瑰者美石之名

小雅之采芑曰朱芾斯皇有瑲葱珩

朱熹曰瑲玉聲葱蒼色如葱者也珩佩首横玉也禮

三命赤芾葱珩

斯干曰乃生男子載弄之璋

朱熹曰半圭曰璋

大東曰鞙鞙（長貌）佩璲

鄭玄曰佩璲者以瑞玉為佩

大雅之棫樸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又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

朱熹曰祭祀之禮王祼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祼以璋瓚左右奉之其判在内亦有趣向之意峩峩盛壯也

追雕也金曰雕玉曰琢

旱麓曰瑟縝密貌彼玉瓚黄流在中

朱熹曰玉瓚圭瓚也以圭為柄黄金為勺青金為外而朱其中也黄流鬱鬯也釀秬黍為酒築鬱金煮而

和之使芬芳條鬯以瓚酌而禮之也

韓奕曰韓侯入覲以其介圭

朱熹曰介圭封圭執之為贄以合瑞於王也

江漢曰釐爾圭瓚秬鬯一卣

朱熹曰釐賜卣尊也

商頌之長發曰受小球大球

鄭玄曰小球鎮圭尺有二寸大球大圭三尺也皆天

子之所執也

臣按以上皆三百篇詩中所言及玉者大抵先王之世所用以為首飾佩服祭器貢贄者皆玉也後世乃舍中國比德之玉而寶遠夷無用之石以為用甚至傾帑藏以易之此何見也

周禮天官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王齊則共食玉大喪共含玉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凡王之獻金玉受而藏之

吳澂曰金玉人所寶者服玉大圭之類佩玉珩璜之

類珠玉則琢玉為珠以飾冠冕也食玉所以養至陽之氣含玉所以為死者口實合諸侯謂諸侯會同則為壇三成割牛耳取血以歃之珠槃所以盛耳玉敦所以盛血

臣按玉之為玉古先帝王必以之為服佩之用者以其色有黄白黑蒼之辨其聲有角徵宫羽之應其象有仁義禮樂道德忠信之備

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猶齊等也）邦國王執鎮（安鎮四方）

圭公執桓（柱也）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

劉彝曰舜受堯禪執天下之大圭而陟帝位始受天下之朝則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班瑞於羣后是玉作六瑞古已有矣

臣按此即舜典所謂輯五瑞者蓋自帝世已有之矣先儒謂六瑞之制其形有圭之鋭璧之圓以象天之體用其名有鎮桓信躬穀蒲以别君德之隆

穀信躬之名則取諸身而象之也鎮桓穀蒲之名則取諸物而象之也古人制器莫不各有取象矧此乃天子所以合信於諸侯者乎

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黄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

吳澂曰禮神者始告神時薦於神坐也薦之在於作樂迎神之後鄭氏云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

而祼焉是也蒼璧禮天蒼象天之色圓象天之形黄
琮禮地黄象地之色琮八方亦象地其制每角各刻
出一寸長六寸厚八寸青圭禮東方圭制上左右各
半寸其鋭以象春物初生長九寸厚一寸博三寸禮
東方以立春赤璋禮南方半圭曰璋夏者陰陽各居
其半故用璋禮南方以立夏白琥禮西方以玉長九
寸廣五寸刻狀虎形高三寸禮西方以立秋玄璜禮
北方半璧曰璜冬者陰陽亦居其半故用璜禮北方

以立冬六玉各象其方色而牲幣又象六玉之色

臣按先儒謂玉者純陽之精氣而聖人之至寶也將禮於天地四方而無以歸其誠乃以玉作六器既象天地四方之色又擬其形以琢之而柴槱禋燎埋瘞之所以荅神之降饗也後世惟祀天地有琮璧而於其他之祭則無焉豈非缺典乎

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

鄭玄曰祖廟始祖之廟其寶物世傳守之若魯寶玉大弓者玉鎮大寶器玉瑞玉器之美者

王昭禹曰左傳曰諸侯之封皆受明器於王室以鎮撫其社稷則所謂玉鎮者美玉之可以為鎮者也記曰崇鼎貫鼎大璜封父龜天子之器也所謂大寶器者亦類此鄭景望曰大喪大祭則出而陳之胡安定曰告終易代陳列先王所寶非直為美觀也以見傳及其身能全而歸之也夫以一器一物傳於先王者

猶謹如此況神器之大者乎湯有典寶之作其以祖宗之物所當常寶而無德則失亦不可常乎是義也於周顧命尤詳

臣按周禮天府所藏即顧命之所陳者也中庸所謂陳其宗器即此所謂國之玉鎮大寶器即書所謂越玉五重也是五重者即先世所傳之重寶曰弘璧曰琬琰曰大玉曰夷玉曰天球是之謂五玉弘璧大璧也琬琰圭也大玉華山之玉夷玉東夷

之玉天球鳴球也是皆國之重鎮大寶而為子孫者所當謹守以為傳世之寶以鎮國家以貽雲仍不可失墜焉者也

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名以命之物以色之與其用事設其服飾朝日祭祀之時繅藉之類王晉挿也大圭朴素無文執鎮圭瑑四鎮之繅藉飾以山織組為藻藉玉五采五采色五就一就一半為以朝日春分半日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於王諸侯

相見亦如之瑑刻上圭剡上璋半圭璧璧圓琮半璧繅皆二采一就以覜聘四圭有邸圭出於四旁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出於兩旁以祀地旅四望祼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祼賓客圭璧圭其邸為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邸托於琮貫而射之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土圭以致四時日月封國則以土地珍當為鎮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牙璋瑑為齒牙以起軍旅以治兵守璧羨以起度

鄭玄曰人執以見曰瑞禮神曰器

臣按先儒謂壁羨以起度者古人之度在樂則起於黃鍾在禮則起於壁羨壁羨之圓凡九寸以其旁之一寸而羨其上下則横徑八寸而袤十寸以十寸之尺而起度則十尺為丈十丈為引以八寸之尺而起度則八尺為尋倍尋為常使度或不存天下後世因壁羨而可考則王者之五度信矣由是觀之則先王命典瑞之職掌玉瑞玉器之藏非但備物以為當世之用而又制器以垂後世之則三

代盛時禮樂之用備於上禮樂之化孚於下非但掌之者有其人而製之者亦有其則詩所謂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亦此類歟

玉人之事鎮圭（取鎮安四方之義）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取强直有立之義）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伸也取尊而不屈之義）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取卑而不伸之義）伯守之天子執冒（取覆冒之義）四寸以朝諸侯天子用全（純色）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以玉飾其柄）繼子男執皮帛天子圭中

必與繅同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琬圭九寸而繅以象德琰圭九寸判規以除慝以易行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為度用以璧孔起度也

鄭玄曰天子名玉曰冒者言德能覆蓋天下也全純色

臣按玉人之所造即典瑞之所掌也然其間亦有

詳畧多寡同異者互相備也不然其有缺文逸簡歟抑觀成周之世所以為玉瑞玉器者無非為祭神行禮致四時贈賓客卹凶荒起軍旅而作後世所以造作者多以為服飾玩好甚者以為戲具求其為禮而作者蓋鮮矣夫以古人比徳之玉所以事天享帝之具而用以為褻玩於床第之間其不恭甚矣

禮記曲禮玉曰嘉玉

陳澔曰無瑕之玉也

臣按禮神以玉取其清潔無瑕也玉之為玉或以為璧或以為琮或圭以青或璋以白或赤而為虎形或玄而為半璧或兩圭而有邸或四圭而有邸苟有瑕而不純則非全美故必純而全然後謂之嘉焉嘉者美也然是玉也或焚焉或藏焉考周禮鄭氏註謂禋祀禋煙也為玉幣祭祀焚之作煙以報陽也此焚玉之證也天府若當祭祀訖事而藏

之此收玉之證也是何也蓋用玉於神有禮神者有祀神者禮神者訖事即收祀神者與牲俱燎也若夫郊特牲所謂圭璋則用圭璋以盛鬯用其氣臭而已

玉藻天子搢斑（補也）斑方正於天下也諸侯荼前詘後直讓於天子也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

陳澔曰珽亦笏也即玉人所謂大圭長三尺者是也以其梃然無所詘故謂之珽蓋以端方正直之道示

天下也荼者舒遲之義前有所畏則其進舒遲諸侯之笏前詘者圓殺其首也後直者下角正方也以其讓於天子故殺其上也大夫上有天子下有巳君故笏之下角亦殺而圜示無所不讓也

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

鄭玄曰球美玉也文猶飾也大夫士飾竹以為笏不敢與君竝用純物也

孔頴達曰魚須文竹謂以鮫須文飾其竹也士以竹為本質以象牙飾其邉緣可者通許之辭

臣按以上圭笏之制惟天子得用玉諸侯則用象大夫士皆用竹但用魚須及象文飾之今制則五品以上用象六品以下皆用槐木簡

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宫羽

陳澔曰徵角宫羽以玉聲所中言也徵為事角為民故在右右為動作之方也宫為君羽為物君道宜静

物道宜積故在左左乃無事之方也不言商者或以西方肅殺之音故遺之歟

方慤曰徵角爲陽宮羽爲陰陽主動陰主静右佩陰也而聲中徵角之動左佩陽也而聲中宫羽之静何哉葢佩所以爲行止之節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此設備之意也

臣按佩之制見於詩雜佩其制有琚瑀珩璜衝牙五者其所以爲聲者在兩璜與衝牙相觸擊行動

之際鏘然以鳴在右者必中徵角在左者必中宮羽古之玉人所以製造之者必有其度然後能使聲之所中協於角徵宮羽之音其大小厚薄必有等差惜後世之無傳也

今制朝祭服皆有制三品以上用玉四品以下藥玉近乃有鑄銅為之者殊失古制蓋玉之中商聲者以其有肅殺之聲尚不可用況用金聲乎切宜

禁革

凡帶必用佩玉惟喪否佩玉有衝牙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

賈公彦曰所觸之玉其形似牙故曰衝牙

聘義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緻也以栗堅貌知也廉而不劌傷也義也垂之如墜禮也叩之其聲清越猶揚也以長其終詘絶止貌然樂也瑕玉病也不揜瑜玉中美者瑜不揜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珪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

賈公彦曰珪璋特達謂行聘之時惟執圭璋特得通達不加飾幣也

馬晞孟曰古人用玉皆象其美若鎮圭以召諸侯以恤凶荒用其仁也齊有食玉用其智也牙璋以起軍旅用其義也國君相見以瑞相享以璧用其禮也樂有鳴球服有佩玉用其樂也邦國玉節用其信也琬以結好琰以除慝用其忠也兩圭祀地黄琮禮地用其能達於地也四圭祀天蒼璧禮天用其能達於天

也圭璋特達用其能達於德也已聘而還圭璋巳朝而班瑞此皆古之為器而用玉之美者也古之善比君子於玉者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曰如圭如璧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曰玉振終條理曰瑾瑜匿瑕曰如玉如瑩爰變丹青此古人比君子於玉者也

臣按玉者天下莫不貴君子之德似之是以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右徵角左宮羽於玉比德蓋求所

以稱夫仁義知禮樂忠信之德而比之於玉也

春秋定公八年盜竊寶玉大弓九年得寶玉大弓

胡安國曰穀梁子曰寶玉封圭大弓武王之戎弓周公受賜藏之魯或曰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也子孫世守罔敢失墜以昭先祖之德存肅敬之心耳古者告終易代弘璧琬琰天球夷玉兑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莫不陳列非直爲美觀也先王所寶傳及其身能全而歸之則可以免矣魯失其政陪臣擅權雖

先公分器猶不能守而盜得竊諸公宫其能國乎故失之書得之書所以譏公與執政之臣見不恭之大也此義行則有天下國家者各知所守之職不敢忽矣

臣按人君於先代所藏之重器手澤之所存心神之所寓有事於宗廟則陳之以示其能守臨終而顧命則列之以見其全歸非細故小事也中庸以此表繼述之能孝周書以此見傳守之不失為人

子孫踐祖宗之位守祖宗之業而不能守祖宗之

遺物豈得為孝乎

唐玄宗天寶十載詔曰禮神以玉取其精潔溫潤令有司並用珉自今禮神六器宗廟奠玉並用真玉諸祀用珉如玉難得大者寧小其制度以取其真

臣按祀神當以誠以偽代真則非誠矣

肅宗寶應元年楚州言尼真如恍惚登天見上帝賜以寶玉十三枚云中國有災以此鎮之羣臣賀表

范祖禹曰堯命重黎絶地天通蓋惡巫覡矯妄而誣天罔民也後世主昏於上民迷於下黷亂天地無所不有肅宗父子不相信妖由人興故姦僞得以惑之獲寶不一月而二帝崩吉凶之驗亦可覩矣

臣按妖人假物以售其姦僞明理之君必不爲所惑何也蓋寶玉之物皆生於地何由而上於天所以琢磨而雕刻成器者非人力不能爲也天者氣而已矣所能生者渾然之質而不能成奇巧之形

以是折之則妖人無所容其偽矣

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遣使往馬八國求奇寳

臣按自古中國所謂寳者必可以為禮神之器必可以為佩服之用必可以為器用之飾上可以鎮國家下可以詒後肖非徒用以為觀翫戲弄而已也元人之所謂寳者則異於是史傳之所不載前代之所無有形不如珠之圓瑩色不如玉之温潤質不如金之從草蓋與砂礫無異焉烏足以為寳

哉

大學衍義補卷九十六